



資治通鑑綱目第九起丁亥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凡

四十九年

亥丁

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馮

異與赤眉戰敗績

赤眉戰於受任無功數以卒歲

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兵破也上赤眉將曰赤眉衆尚多

東而異擊其內舉取之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

戰移日軍嶺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以卒堅壁自守延平陳

可且休軍不與下人歸營復收散卒二十餘人以士卒宜陽

異曰節夫與牽下人歸營復收散卒二十餘人以士卒宜陽

任無功曲量以可邑付之惰敗其失在不知命矣若馬異不

雖終所見曲功從不為無罪也自曉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馬異不

馬貢注屬河南通音充反農立四親
廟於洛陽○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衆東走

受永封隆遣問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
困厄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降秦召
其父湛流涕示之伏隆之恨不且許而還求死也其後步
且許之乎陳氏曰伏隆之求還足以致命矣死而無憾安
言所以慰其父耳集覽云苗川劇縣故城在青州壽光南
三十里

二月以伏湛為大司徒○涿郡太守張豐

反彭寵自稱燕王豐反與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帝不自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斬之

帝遣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帝以奉

舊功臣且舉起吳漢欲全宥之岑彭取奔諫曰鄧奉肯恩

反逆暴師經年陛下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未誌命集覽

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未誌命集覽

善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延岑既

即拜置牧守欲蒙閔中時關中兵馬異屯軍上林苑中延岑

善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延岑既

引寇張邯任良共攻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

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創餓道斷周委輸不至

并送饋穀異兵數甚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

附其有功勞者悉遣諸營中餘寇悉平集覽為右扶風

吳漢圍劉永將蘇茂於廣樂大破之漢率驍騎大

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拔之漢迎

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

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眾心懼矣漢乃勒然裹創而起推

牛糞土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奮

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集覽雒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引兵圍之

○五月帝還宮是月晦日食○六月大將軍耿

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仲况以陰降仲况據陰縣

為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仲况集覽秋穀伯

秦豐於鄧破之進圍黎立別遣兵徇江東揚州

平○睢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

梁王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斬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鄭蓋

永子紆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斬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鄭蓋

十月帝如春陵祠園朝○十一月還宮○李憲

稱帝置百官餘萬遣大中大夫來欽使隗囂

大中大夫來欽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

相信置長安其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欽曰臣嘗與囂

多勸使於囂囂既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

四年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

述以為大司馬○夏四月帝如鄴遣吳漢擊五

校於臨平破之遣耿种祭尊等討張豐斬之

子戊

遂進擊彭寵豐躬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

反既當斬猶曰用石有玉璽傍人為推破之豐乃知被詔

仰天曰當死無恨上詔耿种擊彭寵以父况况與寵同

舉宗為國功無在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微况維陽之更遣

國入集覽郡屬縣維周公遷殷頑民是為也成周魚豢魏畧云

地在武以漢西宛縣北又注見周顯王三年六月帝還宮

○秋七月如誰遣將軍馬武王霸圍劉紆於垂

東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攻拔之憲聞賁休以

蘭陵自解延及龍明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

因往政因後置入以賁休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遷出突

果不克計已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集覽賁休姓名章

八月帝如壽春遣將軍馬成擊李憲九月

世二

丘使岑彭傳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

異擊破之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

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烏

是時數萬眾出屯陳倉就呂繡將徇三輔馬異以手書曰將軍

南人公孫述遣兵屯陳倉就呂繡將徇三輔馬異以手書曰將軍

子陽到漢中三輔微將軍之助則成陽已為它人禽矣如令

以故蜀兵不出復北擊之述遣使以公孫述數遣將當黨肯如言即

五年春正月帝還宮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

也住是也

酒器意不擇三如外言反復勝耶

可今無上比器曰卿謂如何節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無

出無隱伏關語自夕至日才明勇略非人敵也日開心見誠無

每接燕語自夕至日才明勇略非人敵也日開心見誠無

酒器意不擇三如外言反復勝耶

也住是也

五年春正月帝還宮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

也住是也

酒器意不擇三如外言反復勝耶

出無隱伏關語自夕至日才明勇略非人敵也日開心見誠無

每接燕語自夕至日才明勇略非人敵也日開心見誠無

酒器意不擇三如外言反復勝耶

也住是也

五年春正月帝還宮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

也住是也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

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以
齋大在使室蒼頭子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以
云大妻入齋禁曰皆使使休乃稱人寵命收縛其嬖
其妻入齋禁曰皆使使休乃稱人寵命收縛其嬖
諸衣物軍裝於所裝之兩奴將妻入其室擊其物留
王衣物軍裝於所裝之兩奴將妻入其室擊其物留
寵手持記馳出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不斬寵及妻
便手持記馳出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不斬寵及妻
見寵尸驚怖其城尚書韓立等共封子龍門不為官
斬伯通首詣祭命子密於五等君同歸子龍門不為官
曰伯通首詣祭命子密於五等君同歸子龍門不為官
於法昭示王度乃爵於盜五等君同歸子龍門不為官
莫可名也春秋無乃齊豹盜乎又歸子龍門不為官
叛人也非正寢以答頭前書鮑宣傳蒼頭歸質如字便
生也非正寢以答頭前書鮑宣傳蒼頭歸質如字便
頭者因服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居漢名奴
侍從帝始呼為盧兒使良人也諸給事殿中居漢名奴
見昭帝始呼為盧兒使良人也諸給事殿中居漢名奴
秋書齊豹盜元四年伯通使良人也諸給事殿中居漢名奴
二十一年奔其以漆鬻盜來奔蓋春秋之例非命
及防茲來奔其以漆鬻盜來奔蓋春秋之例非命
知不書其名齊豹盜元四年伯通使良人也諸給事殿中居漢名奴
畏疆禦之名而春秋抑之也但書曰盜以邑來奔求食而巳
庶其苦昔年夷都黑賊三人皆非命物以邑來奔求食而巳

不期名之著於春秋而春秋故書其名遣使迎上谷太
所謂欲蓋而名章也此皆懲不義也
守取况還京師封牟平侯
州黃縣南十一里
云牟平古腫縣也
○吳漢耿弇擊富平獲示於平

原大破之矣遂進討張步
董憲反帝自將討
○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

之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
董憲連和不及萌者龐萌是也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
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臣將軍得無笑其
楚郡太守孫萌義而捨之太守伏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
以飲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奔蜀彭留屯津鄉
既拔夷陵田戎奔蜀彭留屯津鄉
駿軍江州郡尉田戎會喻告夷陵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
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喻告夷陵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
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

四月旱蝗○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

州牧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關表未能

成尋復亡滅此與龍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見於圖書

融等召各傑議之其龍蜀皆曰今皇帝姓符名見於圖書

政易世名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

殺出謂觀帝者曰識其文而誤劉秀地真最廣甲也此皆疆

明況今命稱帝者察人事而洛陽先帝融璽書曰使融遂融

長史劉鈞等奉書還見帝融璽書曰使融遂融書策東向遣

遇天鈞於道即與俱還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公孫子

輕卒功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

必有事而為已因融作制七郡之計王有分上無分民自適

子明見萬集覽融蜀龍書至河西北西皆驚以為天

秦二世時南海尉魏冉燕楚齊魯公孫河反名也姓趙

羽劉等起兵中國擾亂吾欲興兵自備會病甚且南

海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即以行南海尉事焉死他即

自立為南粵武王谷子秀發兵捕不道故改名秀自願叔西

為國師因識文云劉秀發兵捕不道故改名秀自願叔西

公姓名是也遂與門名尹惠收捕不道故改名秀自願叔西

微國齊桓公侯皆文公春秋時為齊侯尊周

室治疆楚諸侯皆文公春秋時為齊侯尊周

十五年從橫必有任尊之以為齊侯尊周

海制任罵病九真日以封諸侯其受封者各分也地理

反分扶問反凡裂土以南是也王制案七郡南海鬱林蒼

謂通往來不常城居自適已事謂宜自謀順適已身之事

六月秦豐降斬之○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

龐萌帝自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眾降茂犇張

步憲萌犇胸梁人斬紆以降集覽胸其俱反縣名

臨菑苗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奔軍步斬蘇茂以

胸今海州

○冬十月帝如魯

○耿弇拔祝阿濟南

屬東海郡正義

屬東海郡正義

屬東海郡正義

降齊地悉平

十以待之奔度河先擊祝兵屯祝阿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
再歸守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巨里嚴令軍中趣修邑後三日
日當悉力攻之萬里餘陰先齊巨里嚴令軍中趣修邑後三日
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喜謂諸將曰吾邑後三日
巨里自引精兵二萬餘人來救之喜謂諸將曰吾邑後三日
兵擊諸未下者城中野乘高戰大破之臨陳新邑既而
去四將里兵二萬守西餘營郡太守合萬餘人守且藍
兵又精臨之晨夜警守至期易乃救諸將校後五日會攻西
安臨蓄城不軍荀梁等守之期易乃救諸將校後五日會攻西
日安臨蓄城不軍荀梁等守之期易乃救諸將校後五日會攻西
謂擊一而日必技不攻兩安臨蓄城不軍荀梁等守之期易乃救諸將校後五日會攻西
取之營而破之今大形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
與三其營而破之今大形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

集覽

注徐廣曰濟南歷父沸城縣也或曰前地名在濟歷山下

蓄大城東攻奔於是小氣盛自兵出於內使都尉劉毅等合戰
以盛其氣陳於城下氣盛自兵出於內使都尉劉毅等合戰
陳俊分陳於城下氣盛自兵出於內使都尉劉毅等合戰
敵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破之
善罷弁明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破之
救之未至陳俊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破之
勇遺君父耶乃出到臣子當擊自及昏復以待百官反欲以須上
將退豫至晉左右翼為伏以待自及昏復以待百官反欲以須上
縱擊追至鍾味水僵尸相屬步還刻以第各分兵去
破歷下以軍開基今將軍自勞軍相羣臣大會謂弁曰昔韓信
足相力將軍前在陽建此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韓信
者事竟成也帝幸劇敗以弁復追張常以步為落難合有將
萬餘人來救之就步其營既呼南陽兵不能待邪步善戰而取
可之者大王遣使告步弁傳相斬降者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罷
詣取兵各歸鄉里步弁傳相斬降者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罷
遣安兵各歸鄉里步弁傳相斬降者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罷
盜賊皆散於弁復引兵至陽徒陳俊所為琅邪太守始入境
旅費名也濟南歷父沸城縣也或曰前地名在濟歷山下

下齊之際帶之西界案地理志歷下古城枕泰山之麓極為雄壯
又獲之濟水陰綏謂向注見周歷其防閑令其得逃歸西地地理
志音效郡西安縣諸校義者曰早起就之稱故軍中食也字宜從
校音也愚謂若食前書音義曰非只起就之稱故軍中食也字宜從
藉也傳軍行謂若食前書音義曰非只起就之稱故軍中食也字宜從
右者挾軍行謂若食前書音義曰非只起就之稱故軍中食也字宜從
左者挾軍行謂若食前書音義曰非只起就之稱故軍中食也字宜從
因來者挾軍行謂若食前書音義曰非只起就之稱故軍中食也字宜從
縣本古魯國也取謂取地志云故魯城在魯之正義曰今兗州曲阜
里本古魯國也取謂取地志云故魯城在魯之正義曰今兗州曲阜
以年醴酒醴酒以章懷六子醴醴徐音猶也詩反魯洪音所寄反謂以
問篇並酒醴酒以章懷六子醴醴徐音猶也詩反魯洪音所寄反謂以
後鉅味言不名翼何古將之旁引其騎若鳥翼其兩旁疾擊其
師古曰味言不名翼何古將之旁引其騎若鳥翼其兩旁疾擊其
張步既已未救於我負負為向猶言負罪負罪呼為落難擊其
懲反車傳也末救於我負負為向猶言負罪負罪呼為落難擊其
海郡安立縣屬青州曰我負負為向猶言負罪負罪呼為落難擊其
學帝還視之帝幸大李稽式古典也明帝還視之
還請日旋如魯而返也源流至論曰漢史曰幸
太學今綱目不魯而返也源流至論曰漢史曰幸

十一月

初起太

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朝為大司徒
霸不問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
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碎也碎而
辭出投効効而人止也
案罪曰効効而人止也
効狀中効効而人止也
據五部初五原人李興稱將軍方人田斌代郡人石鮪
和親欲與俱入塞各起兵自稱將軍等引兵入塞
五部與俱入塞各起兵自稱將軍等引兵入塞
胡通兵後置守令塞都九原縣帝與五等引兵入塞
侍其二尚服事西此議欲反通鑑釋文音立隗囂遣子入
高祖征伐累年猶未可武王公昭師今患無乃周之祚未高
後又之置而欲舉未可武王公昭師今患無乃周之祚未高
王書者之器非擊人臣所當制也書示器病之而使擊蜀
上書者之器非擊人臣所當制也書示器病之而使擊蜀
上書者之器非擊人臣所當制也書示器病之而使擊蜀
兩馬不願天相統數使歛接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
與馬不願天相統數使歛接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

十一月

盧芳入塞掠

定志云漢富春縣西有富春山後晉簡文鄭太后諱改曰富陽案嚴光傳耕於富春山圖經不載此山但云今名嚴陵山者是其所耕處却載嚴光富陽人耕於富春山沈約宋書吳時分富春縣地置桐廬縣則嚴陵山即富春山無疑也任道途也

實融承制以莎車王康為西域大都尉
元帝之出莎車王延壽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屬常救諸子當出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壽子康立不肯附國動靜實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王康率傍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實融承制以莎車王康為西域大都尉
元帝之出莎車王延壽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屬常救諸子當出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壽子康立不肯附國動靜實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王康率傍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徭役

吳漢等按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

豐沛 吳漢等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精苦兵間以愧賢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擄邊地乃謂諸將曰日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維陽分軍士於河內故騰書瀘蜀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維陽分軍士於河內故騰書瀘蜀告示事耳天日公孫述不可力爭宜留

實融 卒忽遽貌事耳為句

猶言分內事天下神器聖人之大寶曰天下者神明之器也仲馮器者即易繫象聖人之大寶曰天下者神明之器也仲馮器者即易繫象聖人之大寶曰天下者神明之器也

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之大寶曰天下者神明之器也

王帝以章示異異曰我起兵時主簿也為懼意至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將軍之於國家朝帝謂公卿曰是詔曰倉卒無憂亭豆粥河無忘射既久不報珍寶錢帛是詔曰倉卒無憂亭豆粥河無忘射意久不報珍寶錢帛是詔曰倉卒無憂亭豆粥河無忘射

小臣無忘中車之國類之臣聞今亦願國家無忘河無忘射

十餘日無忘中車之國類之臣聞今亦願國家無忘河無忘射

期大無忘中車之國類之臣聞今亦願國家無忘河無忘射

奔莖無忘中車之國類之臣聞今亦願國家無忘河無忘射

糾而無忘中車之國類之臣聞今亦願國家無忘河無忘射

入而無忘中車之國類之臣聞今亦願國家無忘河無忘射

鮑叔無忘中車之國類之臣聞今亦願國家無忘河無忘射

下而無忘中車之國類之臣聞今亦願國家無忘河無忘射

兵所獲事在漢帝玄更始元年為漢

夏四月帝如長安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
先公孫

疆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置不及此時推

危乘勝以爭天下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實友與
士偃武息戈專精東伐必至沮潰天既使西州豪傑咸歸
於山陵東之若舉兵天之內奉萬乘之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
上命將下有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之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
望陵臨江而會招誘急矣臣愚計以軍為百姓愁困不
以陵臨江而會招誘急矣臣愚計以軍為百姓愁困不
自服如分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然耶言欲悉發兵使延
岑田戎宜空國千里與漢中諸將合兵一舉固爭人及其述
延岑田戎宜空國千里與漢中諸將合兵一舉固爭人及其述
述岑田戎宜空國千里與漢中諸將合兵一舉固爭人及其述
為王食據為荷細察於小或謀曰成水令時而已立其兩子
而使先王愛子為示無大志也迷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
欲從天戎出江關蜀其終不為用乃將來獻奉璽書賜蓋延
將軍而從之帝知其終不為用乃將來獻奉璽書賜蓋延
先將軍不決氣遂發憤責罵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旨器
也以此言為疾滅之計邪因欲使牛耶將兵圍守之器將殺
歎辭徐杖節就車而去驚使牛耶將兵圍守之器將殺

課曰殺之無損於漢而隨西州士大夫皆信義多為行不
違及往來遊說皆可使召攜貳左傳元狩元清渠一邑名
免歸得此西案郡國志古清使注元武水郡漢南詩清渠一邑名
在隴西案郡國志古清使注元武水郡漢南詩清渠一邑名
傳是劉甲漢人括志亭云唐以前漢郡漢南詩清渠一邑名
州先王愛子先封其愛通子為王稱及廣漢者乃潼川
也先王愛子先封其愛通子為王稱及廣漢者乃潼川
責正責之也前書及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
否善與不為也左傳及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
順成焉不為也左傳及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貳
月還宮○限置及使其將王元據隴坻諸將與五
戰大敗而還○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官置吏所繁其以司民也今州各實所部省口耗少而縣官不
所置吏所繁其以司民也今州各實所部省口耗少而縣官不
胡氏曰按此詔六月是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此舊制嗚呼齊人君意以所下民則其見效之速如租三十
晦日食漢之興亦累功吏皆積父至長子孫而問者

隗囂平蜀

禦侍遠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 隗囂平蜀... 漢承秦制既也... 隗囂平蜀... 漢承秦制既也...

集覽

死溝壑何則貧窮亦存命也... 死溝壑何則貧窮亦存命也... 死溝壑何則貧窮亦存命也...

其子弟歸不不忍復使來歎至沂陽賜書曰今若束手復遣
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之福矣吾年垂四
家主知氏也謂其詐遂遣使假與諸舅秦失其鹿於高
者先史得焉張晏曰以秦失鹿喻帝位也劉季高帝也
反賈逵注國語二從後項籍成流諸王流離之注高材疾
信布韓信後書布彭越反師古曰稱微細謂之王莽篡位
勢已成也後書布彭越反師古曰稱微細謂之王莽篡位
感反隱眉波反非禮也左傳襄十四年磨間為表甲君注
也言為標準的也言為指的通鑑釋文曰東封西之說王
字遊翁去年元流也言為指的通鑑釋文曰東封西之說王
廣字羨賤弱也又手從族通鑑釋文曰東封西之說王
反形也愚謂其弱也又手從族通鑑釋文曰東封西之說王
可蓄縮而樂聲世手以就族滅乎戰國魏又手反起與田
功文曰云云起作今早為之失知事會後欲為之過是
欲少味矣言當及今早為之失知事會後欲為之過是
及矣猶如食物過時則無滋味也洗心注洗如食物過時則
洗心注洗如食物過時則無滋味也洗心注洗如食物過時則

新注泗水小禮反沂陽扶風邑復遣恂弟
去年已遣恂入待故云即不欲為句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公
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是月晦日食詔百僚

如辛

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善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
心擇人處位今公道流言咸曰舉
者位不處位今公道流言咸曰舉
人位不處位今公道流言咸曰舉
食每多矣願陛下時下而合月行
元急則臣下迫而合月行疾今陛
留思柔克之政重意故月行疾今
典之先時而合月行疾今陛下
及之先時而合月行疾今陛下
德高者也克治也高明柔克宜以
乎中者也克治也高明柔克宜以

李通為大司空○冬盧芳朔方雲中郡降
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
雲中太守喬彥各舉郡降帝令領
陽太守廣拓治清平與利除害百姓
便之於又脩治陂池

陽太守廣拓治清平與利除害百姓
便之於又脩治陂池

陽為之語曰前有集覽召信臣字翁

辰壬

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斬其守

從賢器眾皆降賢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千餘人將夏閏四月帝自將征賢賢融等率五郡兵以

軍會是時軍旅而善之以宣告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

漢官儀云御史大夫尚書令穎川盜起秋九月帝還

司隸校尉皆專席三獨坐穎川盜起秋九月帝還

宮上八日自將討平之穎川盜起秋九月帝還

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兵南自擊蜀人苦不

龍復望蜀每曰發兵頭須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

之耳從九乘復出以憂國如聞乘南復征川賊必

蜀故在交乘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復征川賊

臣願不執拜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復征川賊

恂竟社不拜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復征川賊

通王常擊之東民受納餘降東郡復征川賊亦起

地遣使拜太中以東民受納餘降東郡復征川賊

郡太守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會東郡復征川賊

駕環太守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會東郡復征川賊

也國可也七制解云時寇恂為穎川郡有暴長社

云故城在今許州長社地志穎川郡有暴長社

如字讀庭三國魏文皇帝曰許昌東郡今景帝中

東郡為濟陰國屬兗州漢之東郡也濟陰是地理

年別為濟陰國屬兗州漢之東郡也濟陰是地理

陰縣東光今景州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

兵下隴坐費糧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

等貪并力攻費糧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

兵五千餘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軍

大驚未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

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得全軍東

兵尾擊諸營岑彭復屯長安彭還津鄉於

水隴西復反為囂校尉長安彭還津鄉於

降之序大怨叱字等曰勇何敢迫脅漢將

人字序大怨叱字等曰勇何敢迫脅漢將

巳癸

馮異領其營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卒於軍詔

集覽

首離死戰而謂決意必死也師古曰殊以家

郡東漢改天水為漢陽郡治冀大水

馮異領其營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卒於軍詔

馮異領其營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卒於軍詔

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服問以家事
終無所言帝怒悼之尤甚長秋夫者室家其後朝會帝每
農給費至葬車駕臨其墳存見乎衛尉銚期曰朝會帝每
嘆曰安得夏國奉公如祭征虜者懷懼帝乃止曰朝會帝每
陞下至仁哀念祭禮不巳羣臣各懷懼帝乃止曰朝會帝每
也投壺歌詩雅投壺為樂也百官表有歌者景帝更名大中
秋注皇太后也禮記百官志大長秋者注見高帝七年人與
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者注見高帝七年人與
者恤也王勳純帝使馮異擊之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子純

公孫述遣兵陷夷陵據荆門
荆門在夷陵縣故名荆門故名荆門

夏六月吳漢等擊盧

於高祖常山王常山趙子龍也
朱將軍王常山王常山趙子龍也
太守以備匈奴如
北嶽史記注恒如
曰陰終陽始恒如
定府是恒胡登反
長安帝使來歙反
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
資糧今西州新破兵疲餓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積
知國家所給非一詔於沂積穀六萬斛
息之也帝然於是一詔於沂積穀六萬斛
耶為護羌校尉
秋八月歙率異等討隗純於天水○以牛
其眾與漢相拒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
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
吏黠人所見州部置吏無聊都尉幽州部置吏黠人所見州部置
此也舊制益州部置吏無聊都尉幽州部置吏黠人所見州部置

芳匈奴救之漢等不利
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
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聞
芳匈奴救之漢等不利
芳匈奴救之漢等不利

甲午

京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外羌結歲時巡行問
 所因疾苦可又數遣使備今宜復如舊制以塞外羌夷為吏耳目
 郡威防此帝得警備以牛車為護羌校尉之官言封陰就為宣恩
 明保護之使從之使譯去聲其語而帝甚傷之置印綬於前與
 若譯也如貴人母弟及侍中與帝封之置印綬於前與
 侯盜殺陰貴人母弟及侍中與帝封之置印綬於前與
 固讓曰臣未有不願帝嘉之欲配其志貴人問其故與曰
 夫外戚家苦不富知謙退帝嘉之欲配其志貴人問其故與曰
 心實不安也高貴有極當知左傳隱十益為婦所問其故與曰
 卒不為宗親先求位也
 帝六年取婦取先求位也
 也先奢奢力反義與抑也
 十年春正月吳漢等擊虜是將軍賈覽破走之
 夏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
 帝如長安遂至汧隗純將高峻降擁兵據高平第

乙未

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便安定隴西自平征之寇恂
 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之便安定隴西自平征之寇恂
 固也前年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復險阻非萬乘之
 諸將降之而高峻遣軍向皇南帝出謁辭禮不厭道年不
 今歸降告峻曰軍無禮已矣欲降問稅其降不遂固守峻
 副也恂曰開城門諸將皆腹心其計殺之則計者峻
 何也恂曰皇南帝出謁辭禮不厭道年不
 屈必無降心全之則計殺之則計者峻
 亡其膽是降耳諸將皆腹心其計殺之則計者峻
 從容師古曰容讀曰勇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
 也從子勇反容讀曰勇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
 隗純降王元犇蜀隴右悉平後隗純與賓客亡入
 擊破之隴右遂安而涼州通焉帝還宮
 十一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
 其浮橋遂入江關遣吳漢率諸將劉隆等不克帝

其浮橋遂入江關

遣吳漢率諸將劉隆等不克帝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四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
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費大司馬習之用彭步騎不曉水
戰浮橋先登者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巴閬月應募而彭前時東風
攻浮橋先登者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巴閬月應募而彭前時東風
不不得去奇等乘逆流而上於直衝前橋而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
燒岑彭悉軍順風進戰所向無前蜀兵大亂劉隆死為南郡
太守自率輔威將軍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長驅入江關彭
軍中無得開門守降彭百餘人皆將牛酒勞彭彭行後讓不受彭
姓大喜爭開門守降彭百餘人皆將牛酒勞彭彭行後讓不受彭
若出界即城固糧多難卒後將軍馮駿守屬郡彭彭彭彭彭彭
江州以城固糧多難卒後將軍馮駿守屬郡彭彭彭彭彭彭
指石江以城固糧多難卒後將軍馮駿守屬郡彭彭彭彭彭彭
萬石吳漢所留夷陵裝其米數進重言是事權盡當歸重於
直教反所封隆上水故少稱進之重言是事權盡當歸重於
將軍彭後封隆上水故少稱進之重言是事權盡當歸重於
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
巴郡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
鏡縣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
義曰平曲地名在廣漢郡唐改合州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
正義曰平曲地名在廣漢郡唐改合州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彭
露其楫在外人在船中

夏先零羌反以馬援為

隴西太守擊破之

集覽

先零注見宣

公孫述遣

王元拒河池六月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

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將軍使與領軍

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
辦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
歙因伏悲良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
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
弟泣乎刃雖在國身不能定後為何人邪延傷中臣要害臣不
敢自惜誠恨奉職不備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
太中大夫段襄骨體不備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
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驚省
書牘涕泣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歙喪還洛陽乘
輿送葬臨河池秦隴西郡漢武置武都郡其屬有
焉在利州西路下將軍蓋延巨卿蓋延字肩鯁注漢王劉邦
二年編素注見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
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正岑走王元以其

眾降

使藏宮將漢及資中又遣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
下還江州將所里徑都江而武陽使擊侯丹平曲拒延岑自晨夜倍道兼
行二千餘里至武陽延岑出軍後漢兵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
地及彭至武陽延岑出軍後漢兵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
至降者皆欲散也延岑出軍後漢兵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
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復更保沅水觀望成敗宮欲引轉還恐
引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制取
縱擊大破之斬首萬餘人水為之濁延岑奔成宮因
其眾悉降軍至陽鄉王元舉眾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成
動張隆以丹青之信述曰省書數息以示所親天子常少光
敢復言少隆勸述曰省書數息以示所親天子常少光
皆以憂死宋因之涪水關名在龍州中城一在益州成
郡剛氏道徽外南入于漢都江即成商江也
縣名內江志云郫外南入于漢都江即成商江也
一屬益州今成都府新繁縣界流武陽縣屬犍為郡
武陵郡臨沅縣南郡道元水經云沅水在廣漢郡

帝還宮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

侯景彭

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

先零羌

先零諸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豐隘成與馬
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
言破羌在西城多完牢易可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通
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通
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侯開溝洫勸以耕牧者三
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附奏

見宣帝元康四年武帝從之乃罷馬成軍
許慎說文鳩本西夷種羌本西望曰候守疆吏也氏羌
俗通曰氏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方牧羊人地理志武
白馬氏或號白氏續漢書云羌本郡排其種人分窟山谷
號青氏或號白氏續漢書云羌本郡排其種人分窟山谷

關之西以郭伋為并州牧
問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
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
集覽 郭伋字細侯姓名

孫述將魏黨公孫末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賢史與
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
都孫述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技之遣輕騎燒成都不
必欲降之將帥恐俱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
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諭述曰勿以不來數得述終無降意
集覽 魚涪津水度也名曰魚涪在犍為郡南安縣

十一月春正月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
吳漢
秋
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諭述曰勿以不來數得述終無降意

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吳漢進攻成
都九月入其郭城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
吳帝成

曰成都十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
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
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
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
十餘里帝聞之入大驚讓尚曰比袁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
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

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亡者急引兵
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尚果破公使其司徒謝豐執金吾袁
吉將眾十許萬相分為二漢與大餘戰一日兵敗走入壁
劫劉尚令不許萬相分為二漢與大餘戰一日兵敗走入壁
之漢乃召諸將屬之曰漢與大餘戰一日兵敗走入壁
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吾與諸君一踰越險阻轉戰千里
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其於不南與劉尚營三軍曹不出
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於不南與劉尚營三軍曹不出
舉諸將皆曰不絕於夜將衛引兵與劉尚營三軍曹不出
乃分兵拒水絕於夜將衛引兵與劉尚營三軍曹不出
吉於是引兵還廣都其里步騎必不略尚而擊公也
報曰公還廣都其里步騎必不略尚而擊公也
攻尚公從廣都其里步騎必不略尚而擊公也
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其里步騎必不略尚而擊公也
其郭中城宮拔綿竹破涪城義執金吾車輻見武帝初元
漢會於城宮拔綿竹破涪城義執金吾車輻見武帝初元
成都亦得執馬郡守長例皆以木為金吾車輻見武帝初元
校尉亦得執馬郡守長例皆以木為金吾車輻見武帝初元
如車輻亦得執馬郡守長例皆以木為金吾車輻見武帝初元
食馬輻亦得執馬郡守長例皆以木為金吾車輻見武帝初元
竹縣名屬廣漢郡今成都新繁縣是耶蒲眉反古郡城也今成都

是耶縣大司空通罷乃聽上印綬乞骸骨積二歲帝

以特准奉朝請特進注見成帝朝曰朝嘉元年特奉朝請如古諸

杜佑通典曰奉朝請本不為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冬

成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

成都降蜀地悉平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

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

人以配陰具知欲道去蜀郡太守張世間之馳往見漢

述必敗不軍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將軍高午唐

述自將數萬軍士不得食而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

至日中擊之述兵大亂高午陳刺述以城降吳漢夷

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吳漢夷

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降三日吏民從服一宮室帝

怒以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降三日吏民從服一宮室帝

斬將平之民不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更吏職何忍行

起述差位不能起賜以毒酒融警旨曰方今天下業若

公起述差位不能起賜以毒酒融警旨曰方今天下業若

是而非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

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

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之危邦不入

不居為家此故也君文夫斷之於心矣何重子之為

宜呼室而死述又聘巴郡賢之玄名遣使於心矣何重

欲毒而不死述又聘巴郡賢之玄名遣使於心矣何重

太守自請受又聘巴郡賢之玄名遣使於心矣何重

太守自請受又聘巴郡賢之玄名遣使於心矣何重

太守自請受又聘巴郡賢之玄名遣使於心矣何重

元鳳參狼羌寇武都馬援擊破之

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

門諸曹時以待下任事援輒曰此承掾之體而實客故人日滿其

子使諸曹時以待下任事援輒曰此承掾之體而實客故人日滿其

傍縣嘗有報雖若大姓侵輒曰此承掾之體而實客故人日滿其

門請閉城發兵接時與民驚言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

可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

不從令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舍謂之寺官

六年寺舍官

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遣將軍杜茂將兵

築亭障以備之

別築為城因置使此而為障

以扞寇謂之候城此而為障

朝以融為冀州牧

實融及五郡太守入

雍奴侯寇恂

卒

國異味

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

惟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賜騎士馬駕鼓車上

不愛受詔上乃不開上令從者見明於門上書諫曰陛下遠

酉丁

十三年春正月大司徒霸卒○詔大官勿受郡

國異味

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

惟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賜騎士馬駕鼓車上

不愛受詔上乃不開上令從者見明於門上書諫曰陛下遠

參封侯為

車案鼓車載鼓之車也鹵簿中有記里車馬出後有黃門鼓

少陽城位二在寅上東者寅力門也每門一李尤銘之六百

石屬城門校尉司啓閉出入邱輝其姓名各到之日反門也
粉反中東門銘曰中東處仲月位當卯中東者卯方門也
參封尉參封尉主盜賊屬盧芳犇匈奴盧芳攻雲中久不
琅邪郡尉參封尉主盜賊屬盧芳犇匈奴盧芳攻雲中久不
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將隨雲中久不
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胡侯

鑿胡侯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胡侯
加王爵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
爵為侯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
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
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公姬常為衛公○以韓歆為大司徒○夏四月
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振旅而還夏四月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皆增邑更封
凡二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
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因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
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
厭武事且知天下疲瘁思樂息有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
當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
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

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散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

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職請鄧禹等亦上大將
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等亦上大將
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
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節
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為剛毅方直多節
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
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
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真珍耳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
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之器恒胡氏曰鄧禹賈復而太官無
待以功卓茂之徒皆公輔之器恒胡氏曰鄧禹賈復而太官無
經國遠猷豈敢自陳耶有**集覽**高密注見漢王固陵本屬陳州四年
改固始今屬光州膠東注見漢王固陵本屬陳州四年
改也支無謂無學之多如木之有枝也又庶孽注見景帝
三年乃去甲兵去上聲賈復傳作廼與鄧禹並封中兵注
劉向司徒公掌也削去之也賈復傳作廼與鄧禹並封中兵注
公掌水士營城起邑浚溝恤修墳坊事空**以竇融為大司**
空融自非舊臣一邑浚溝恤修墳坊事空**以竇融為大司**
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不願其有才能况當傳以
謹記欲令恭肅畏事有子朝夕教導不願其有才能况當傳以
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五月匈奴寇河東
武帝不許詔勿得復言

十四年沙車都善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

三賢部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

梁統請更定律不報刑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死... 帝輕死刑人... 故約令定律... 命約令定律... 平繼躡即位... 帝繼躡即位... 心謹表其尤... 其善定不易... 繩除苛政海... 能止上成賊... 曰臣之所重... 言不輕盜賊... 建平則刑輕... 觀之不刑輕... 報不刑輕... 與中通前書... 不厭民心前...

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為大司徒 一月徙邊郡吏民避匈奴 以歐陽歆... 言不以為非命... 乃國賜之福... 追賜及子嬰... 地言甚無隱... 好直言無隱... 數同陳也... 之注厭服也...

不能禁二月遣兵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

郡左部谷吏民六萬餘口置若庸常山關

患之善綠邊後轉居塞內朝廷

庸關注見唐武宗會昌元年常山關在常山

山在常山郡飛狐 夏四月追謚兄續為齊武公

口所常山號飛狐 夏四月追謚兄續為齊武公

領功業不就撫育一子章與恩愛甚篤以其少欲令親

千弘農太守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有增減乃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

言於長壽街川弘農郡各遣使奏事

日使受郡不可問對曰帝怒時東南

田宅公制不可問對曰帝怒時東南

東海公制不可問對曰帝怒時東南

陳留郡奏事之吏也奏刻曰平書

多由近臣近親之吏也奏刻曰平書

方比也向在阿辭也相方耳

下獄死

者千餘人至有自髡者平原禮震年

刑小兒曰以示必死也

以戴涉為大司徒

○遣馬成繕治障塞以張堪

為漁陽太守

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

徵側徵貳反

三月晦日食

秋九月

河南尹諸郡守十餘人皆有罪下獄死

羣盜起

羣盜起

子庚

盧芳復入居高柳

為漁陽太守

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

徵側徵貳反

三月晦日食

秋九月

河南尹諸郡守十餘人皆有罪下獄死

羣盜起

羣盜起

羣盜起

羣盜起

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其少爲毀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
 更不相追捕賊並解散徒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
 業自是牛馬放牧集覽古曰便漢法軍行追賦田受稟使安生
 也受稟注見文盧芳降立以爲代王盧芳與閔甚使
 帝十一年稟食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初匈奴立芳
 爲代王甚爲代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爲功不
 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爲功不
 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歲大
 恨入寇尤深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昌平漢上谷郡軍都縣新莽改昌平縣唐改朝見之期復行
 石晉仍爲昌平軍今屬大興府更朝昌平縣唐改朝見之期復行
 五銖錢錢上從之天下賴其便集覽復行

十七年春正月以趙惠爲平原太守初懷縣大孫姓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郭后
殺人懷令趙惠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
爲請者數十意終不聽趙惠
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起意欲殺之願乞其命
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
追思爲平原太守
集覽二月晦日食

數懷然怨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
 事非國休福不得之上壽稱慶鄧綰之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
 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
 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
 曰憚善怨已量主知我必集覽怨之於子亦制解云父不
 不有所左右而輕集覽怨之於子亦制解云父不
 且不能強其子怨已量主知我必集覽怨之於子亦制解云父不
 其意於君量平聲知我必集覽怨之於子亦制解云父不
 謂憚知我發后也此帝必無所飾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
 而輕視天下也此帝必無所飾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
 ○帝如章陵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屬置酒作
 叔少時謹信與人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集覽師古
 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集覽師古
 旋親之十二月還宮○以莎車王賢爲漢大將軍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
 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數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
 大將軍印綬令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
 將軍護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
 大都護移書諸國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
 國悉服屬焉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趾
 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諸糧
 穀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南擊交趾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遣吳漢等討之○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馬援與徵側徵

貳戰大破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

走集覽○五月旱○盧芳復反犇匈奴自疑昌平還內

宮○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病死秋七月吳漢按成都誅史歆

○罷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

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

章陵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未淳奏議禮為人子事

大司徒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

哀帝平帝帝外春陵節侯曰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

亂奮然屈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

事於義未有大小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

有以是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降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東海王立東海王賜為皇太子改名莊廢太子

六月廢皇太子彊為

武斬臣散遂拔原集覽音多寒反又常演反原武本鄭州縣

亡必亡有悔欲一亭長足以外禽矣帝然之即教宮撤圍緩賊

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

大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

原武夏四月城宮破斬之妖賊單臣等據

銅柱為漢之極界駱越注見文帝元南立妖賊單臣等據

東之自後駱越人申明舊制以事約集覽也爾雅山銳而高嶺

南悉平後駱越人申明舊制以事約集覽也爾雅山銳而高嶺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昭明穆而不較之宣哀過與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

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
 疆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救
 吏由是定能搏擊豪彊而白京師莫不震慄集覽其數失而一失數計
 之格殺不用器械而白京師莫不震慄集覽其數失而一失數計
 復一正歲疆項復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
 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集覽
 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乎集覽
 後南頓府南頓本汝南郡三川郡漢為汝南郡宋為蔡州今改
 賜復賜與復除南頓屬陳州在蔡州東北
 二十年春二月還宮○夏四月大司徒涉下獄

死大司空融坐免戴涉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實融下
 月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

陛下慎無赦而己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
 多懼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
 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

差疆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
 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外吏職以不足何多
 子在後買田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及能任職以功名終集覽
 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及能任職以功名終集覽
 覽疆力疆大而有力吳公差疆外家及能任職以功名終集覽
 之察孫炎曰重慎之察詩執競篇斤斤其明匈奴寇

上黨天水扶風○六月以蔡茂為大司徒朱浮

為大司空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彊

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况為大鴻

臚帝比京師號賞賜金帛豐盛冬十二月遣馬援屯

襄國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

詩高列士當如使矣十月能卧牀上兒女子要當死於邊野

自請擊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詔百官如道等欲謂黃門郎梁

居高堅自持集覽祖道注見武帝征和三年

二十一年春正月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

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發夕慮暮至城

郭無復人或空置太守八月帝遣馬援與諸郡太守分築堡塞

立郡最爲強富後將三集覽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外

千騎擊之無功而還集覽城此河西五郡邊陲陸與垂

通遠也集覽塞堡小城也塞先代反風俗通曰塞者壅塞

夷狄也秦築長城土皆紫色因曰紫塞集覽郭義恭廣志

西域有白山通城有雪一名雪山集覽山志云山在伊州大

吾縣北百二十里一名析羅漫山集覽地理志云山在伊州大

奴呼天爲祁連也又祁連山集覽見武帝元朔二年蓋匈奴

遼東太守祭彤擊走之集覽鮮卑數萬人迎擊之自被甲

陷陣勇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不出塞屬急皆集覽冬匈奴

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集覽冬匈奴

奴寇上谷中山集覽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

護不許集覽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改諸國諸

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比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

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

太守數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集覽見武帝

元鼎二年車師前王注同上焉集覽注見前

莽始建國五年見留句絕見音形句反

二月還宮○夏五月晦日食○秋九月地震○

冬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爲大司空○以劉昆爲

光祿勳集覽初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

昆代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

帝數曰此乃長者之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集覽左右皆笑

言也願命書諸策集覽勳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漢武更

名光祿勳也集覽古曰勳猶闔也主官殿門戶之職集覽命書諸

策回視曰願竹簡曰策集覽青州蝗○匈奴單于輿死

丙午

太守數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集覽見武帝

元鼎二年車師前王注同上焉集覽注見前

莽始建國五年見留句絕見音形句反

二月還宮○夏五月晦日食○秋九月地震○

冬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爲大司空○以劉昆爲

光祿勳集覽初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

昆代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

帝數曰此乃長者之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集覽左右皆笑

言也願命書諸策集覽勳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漢武更

名光祿勳也集覽古曰勳猶闔也主官殿門戶之職集覽命書諸

策回視曰願竹簡曰策集覽青州蝗○匈奴單于輿死

子蒲奴立求和親許之集覽匈奴中車年旱蝗赤地數千

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集覽詔罷邊郡亭候招

烏桓

烏桓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集賢

幕南注見獻帝十二年亭障

西域復請都護不

許遂附於匈奴

西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善攻殺

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善攻殺
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是善兵未得請都護善攻殺
不從武心東西南北匈奴也於是善兵未得請都護善攻殺
曲列四郡開王圖制匈奴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
單于失接由是遠遁而幕南無匈奴矣然通西域近有龍
唯遠則葱嶺身熱頭道而幕南無匈奴矣然通西域近有龍
以爲此天無地所以熱頭道而幕南無匈奴矣然通西域近有龍
長兵衆分弱無所以熱頭道而幕南無匈奴矣然通西域近有龍
馬畜爲羸弱不能統率與之進退無取於彼故自武遠得其
之西不爲益棄之不能統率與之進退無取於彼故自武遠得其
來西遠思漢威德不爲統率與之進退無取於彼故自武遠得其
聖上周覽古今因時之宗而御未許雖大禹之序
西戎絕公之讓白雉之宗而御未許雖大禹之序
王句絕公之讓白雉之宗而御未許雖大禹之序
編曰前書龜茲音丘茲音九今龜國西反茲音沮惟反蓋
急言曰章懷義兼從西國兼并從親也過秦論曰合從締
交注從與繼通此言兼從西國兼并從親也過秦論曰合從締

打

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 ○ 秋八月大司

空林卒 ○ 以玉况爲大司徒 ○ 冬十月以張純爲大司空 ○ 武

陵蠻反遣將軍尚擊之敗沒 ○ 尚泝沅水入武

也章懷曰玉况 ○ 冬十月以張純爲大司空 ○ 武
字文伯京兆人 ○ 冬十月以張純爲大司空 ○ 武
陵蠻反遣將軍尚擊之敗沒 ○ 尚泝沅水入武

也章懷曰玉况 ○ 冬十月以張純爲大司空 ○ 武
字文伯京兆人 ○ 冬十月以張純爲大司空 ○ 武
陵蠻反遣將軍尚擊之敗沒 ○ 尚泝沅水入武

也章懷曰玉况 ○ 冬十月以張純爲大司空 ○ 武
字文伯京兆人 ○ 冬十月以張純爲大司空 ○ 武
陵蠻反遣將軍尚擊之敗沒 ○ 尚泝沅水入武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為南單于欵塞內附

次即當為單于欵塞內附...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集覽 沅水注見十一年武谿石水

功之德勝泉一名高茂朱枯卒... 集覽 沅水注見十一年武谿石水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為南單于欵塞內附

次即當為單于欵塞內附...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出然言曰此為兄弟之言...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兩骨都侯監領匈奴...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漢人郭衡奉匈奴...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報其意勸單于...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進而還且到...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求為潘蔽...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國空虛不可...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受之令東...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完復邊郡...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之右也...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日逐匈奴...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官號亦...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失其名...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見宣帝...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蠻寇臨...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行帝...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武...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恩...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入貢... 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

秋七月遣馬接征武陵蠻

秋七月遣馬接征武陵蠻

秋七月遣馬接征武陵蠻

秋七月遣馬接征武陵蠻

秋七月遣馬接征武陵蠻

秋七月遣馬接征武陵蠻

秋七月遣馬接征武陵蠻

秋七月遣馬接征武陵蠻

秋七月遣馬接征武陵蠻

家難與慮敵
吾方自思之

西乙

二十五年春正月朔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激外胡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彤又曰審欲立功當歸
大都護何使招致異種絡繹何等即擊斬匈奴衰弱無持頭當歸
擊匈奴相改輒送頭首乃信耳賜白是匈奴衰弱無持頭當歸
其後烏桓相改輒送頭首乃信耳賜白是匈奴衰弱無持頭當歸
夷狄古以恩信入朝貢形為愛之得重殺撫
師古注謂以信本水為界晉灼曰西南之徵猶東比之塞也
也塞胡種會注新莽始建國四年歲絡偏何大都護鮮卑烏桓本
皆東塞胡種會注新莽始建國四年歲絡偏何大都護鮮卑烏桓本
甲山為南單于擊北單于破之來請使者監護

南單于擊北單于破之來請使者監護
王遣其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復遣使詣闕
貢獻求使者監護
遺侍子修舊約

卒于軍詔收其印綬
三月晦日食○夏新息侯馬援
重朝拜牀下接不答松意不平諾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

之獨拜牀下接不答松意不平諾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

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數人過失如
通父母之接前在交阻還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論人長短妄
間非政法此吾目無所大惡寧死不願言也孫有威吾愛之重
高敦厚周慎之杜口無擇言謙約好義儉廉公憂衆人伯高不
願汝曹效之卑至吾愛之重刻鵠不義類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致為客數郡之輕薄子所謂刻鵠不義類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猶為客數郡之輕薄子所謂刻鵠不義類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都長龍述也輕薄子所謂刻鵠不義類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杜萬也曹援書以識兄子而
固曰頭流與之交結帝詔召伏波將軍杜萬也曹援書以識兄子而
以頭則路近而費糧不充則塗夷而運遠充則道可入從大守
甚之帝從策進營壺則塗夷而運遠充則道可入從大守
險與兄好時輒曳足以觀之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
兵馬得用軍人候數萬爭欲先書當其壯莫不為之流涕而
皆如詩言類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疾

軍會後卒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疾印綬初
援在交趾常錮意以實能輕身勝障氣軍還載之一車及
卒後有上書諸嚴者索前雲陽令朱勃請帝乃出書以
之方知所坐軍馬不獨存惟死車事朝廷師已上書未竟而
故吏士波將軍海不獨存惟死車事朝廷師已上書未竟而
漢南渡江海不獨存惟死車事朝廷師已上書未竟而
內不親其過死罪者不能自其毀家屬杜門之望帝意稍解
與公卿平接功罪者不能自其毀家屬杜門之望帝意稍解
下曰梁松坐馬接罪者不能自其毀家屬杜門之望帝意稍解
責接策尋復其軍接請營壺頭泣血帝所親見也而帝意稍解
料高制時有所困耶萬里之外臣如接而不言又自道兩事俱上
既高制時有所困耶萬里之外臣如接而不言又自道兩事俱上
之累言集覽臨鄉制注見鄉名而武陵縣松父之
小也山在石開處統制注見鄉名而武陵縣松父之
名山與東海方毒山相神多所遊集因名壺頭方與
東山邊有石窟即馬援所穿字以避炎氣者在長州沅陵縣
記曰山形以毒山相神多所遊集因名壺頭方與
也山好時侯音止好時縣名屬右扶風也行死猶言將死
京兆府乾州屬縣佛鬱蘊積也

魏武帝樂府曰中心何佛鬱蘊積也行死猶言將死
形似水牛者頭二角一在頂一在鼻中文犀犀南即通大犀角上
曰縷直至至端妻孥子也通作帑記中庸注曰古者謂子孫
罪不至於刑者索相連嚴帶之兄子名晉灼曰謂背靡者是
間者猶言近問也望也望也望也望也望也望也望也望也望也
矯制告諭羣蠻降之冬十月監軍謁者宗均
諸將議曰今道遠上病不可出境有以欲權承制降之何如
將莫調伏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奉詔書入虜營告
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奉詔書入虜營告
降於平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遂平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遼西烏桓內屬置校尉以領之
屬詔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人使居塞內
於鮮卑時郡令徒掾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
奴鮮卑時郡令徒掾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
父放縱而無總領者以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
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
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

領鮮卑賞賜質

集覽

審城縣屬上谷郡案上

子歲時互市焉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奉

舊制六石已下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瓦

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尊孝道過天下之反無不為山陵獨完
受其福豈不美哉今與之天下與其終此皆享國所以必長也而人望壽陵
南陽宗成巧復已使帝與之天下與其終此皆享國所以必長也而人望壽陵
所及壽陵者明初作如是有其終此皆享國所以必長也而人望壽陵
故壽陵者明初作如是有其終此皆享國所以必長也而人望壽陵
議曰壽陵者明初作如是有其終此皆享國所以必長也而人望壽陵
為壽陵者明初作如是有其終此皆享國所以必長也而人望壽陵
不須高為謂之哉陶人葬禮而事之不家語曰孔子謂也非子所豫死而
讀體謂高為謂之哉陶人葬禮而事之不家語曰孔子謂也非子所豫死而
復願賜復事在十無九年也謂異時易姓受命之後庶使陵墓

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

郎將以領之

遣中郎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

單于

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
冠帶縵綬車馬金帛甲兵
給單于庭歲賜輒遣奉送
還單于庭賜輒遣奉送
以歸於本處遺者分裝
國者布還諸地皆賜以
時城郭丘墟掃地無餘
謂之罪人夫其地缺
冬南單于刑人夫其地缺
使南單于刑人夫其地缺
詔南單于刑人夫其地缺
西河長史居西河美稷
助漢郡伐北地
為兵到南地
耳非敢也
漢民也

集覽

亡虜

漢民也

二十七年夏大司徒况卒○五月詔三公去大

名改司馬曰大尉○以趙喜為太尉馮勤為司

徒○北匈奴求和親不許北匈奴遣使詣武威少和

大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單于聽爭欲

歸義耳今未能出兵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守地勿受其力不使

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喪死早蝗赤地疲困而力不使

當乎今命郡臨塞厚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武

事發乎今命郡臨塞厚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武

左發年河四郡塞厚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武

且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

下如息民以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集覽物曰赤地盡無

傳注赤地言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集覽物曰赤地盡無

升堂也天子必有近之臣立於陛側謂之陛集覽物曰赤地盡無

之言因卑遠尊之意上書亦如之集覽物曰赤地盡無

人之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列伏待事所上便未

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

壬子

二十八年春以魯益東海

魯益東海帝為北海王以

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槨

一載不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窆異

侯帝無以其令書示百官因曰後欲以壽張集覽公制訪

衆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集覽公制訪

疆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日愛其有禮而集覽公制訪

趙熹以父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上遂遣魯王興齊王

月沛太后郭氏薨○秋八月遣諸王就國集覽公制訪

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

光英坐繫行幸於沛王怨劉益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
王引死者以千數呂種以與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准南
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磐字臨命以張佚為太子大傅

桓榮為少傅

望上大命之時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

以張佚為太子大傅

識可博工張佚正色曰今陛下下立太子宜用為陰氏乎為才天子
乎即善曰欲置傳者以太輔太子也桓榮為少傅賜以轡車乘
乎即善曰欲置傳者以太輔太子也桓榮為少傅賜以轡車乘
馬即善曰欲置傳者以太輔太子也桓榮為少傅賜以轡車乘
今曰所蒙諸生陳其力也車馬不勉哉
乘馬所乘去聲四馬曰乘公羊傳疏云周禮後轅者謂之轡車
四馬所乘去聲四馬曰乘公羊傳疏云周禮後轅者謂之轡車
分黑犀為文有刻文光明章表轉六相印雙印故謂之轡車
雙印黑犀為文有刻文光明章表轉六相印雙印故謂之轡車
之飾西戎謂之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求班慮曰臣聞孝宣帝救邊守尉下三府議如大國多變詐交
接得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

集覽

大郡曰謂守小尉曰徒尉執衡注見成帝徽和二年應對

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賦其親愈外示富疆以相期
臣見其獻則亦知其宜絕北之義禮無不立谷謂可類
未獲助南則亦知其宜絕北之義禮無不立谷謂可類
賞賜略與所不為單于嘉念先祖舊約必求和親今
日單于不與所不為單于嘉念先祖舊約必求和親今
計其甚高為單于嘉念先祖舊約必求和親今
自相離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使
塞其後支保匈奴傳嗣子孫相繼而南韓南單于親
歸命自以呼韓邪傳嗣子孫相繼而南韓南單于親
請兵以歸掃北庭策謀紛紛無所不親故月所照皆
聽又忠孝之義無親疎威信總率萬國逆者已達何
單于忠孝之義無親疎威信總率萬國逆者已達何
殊俗百蠻義無親疎威信總率萬國逆者已達何
呼韓邪支保匈奴傳嗣子孫相繼而南韓南單于親
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通禮何如與厚漢何異單
五兵亂國內虛耗一矢四發遺單于何如與厚漢何異
右賜弓矢雜纘各四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
所賜武節邪竿瑟各四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
方不武節邪竿瑟各四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
齊朕不武節邪竿瑟各四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

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禿
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
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
故封石置玉牒其車駕東巡二月已不可乃命魯進幸
石無必五色丁卯車駕東南巡二月已不可乃命魯進
卯晨燎祭天子御輦登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
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
面尚書二千餘人發壇上天子以寸二分重親封之訖
尚書下以夜半後上乃封山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
復道陰以高君之編醜川羣神從略始中見審有是
曰七國十以君之編醜川羣神從略始中見審有是
下國而弗講故前出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惇惜乎致太
得闕不及此封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延平陳氏曰
臣智不臣請封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延平陳氏曰
十年羣臣請封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延平陳氏曰
人之言不如此信集覽會昌符符者讖記之書也漢姓劉以
圖識之尚赤赤劉猶言炎正也九世數也光武高帝九
德王故河洛讖文易繫綽傳曰河圖洛書武高帝九
孫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龍馬出河圖洛書武高帝九
封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龍馬出河圖洛書武高帝九

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孫奕示兒編曰河圖洛書論語
與易大傳兩言之而已春秋緯乃云河圖洛書有
六篇識符命之書也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
五周以水銀和金為泥詳見郊祀志注見武帝元
元年泰山下南父泰山山下小也梁陰山北曰陰謂梁武帝時
者許謫會稽國山三月司空純卒夏四月帝還
宮○赦改元○六月以馮魴為司空○司徒勤
卒○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羣臣奏言
靈物仍降百令太史撰集以傳來出帝不納常自謙
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集覽
醴泉言泉之味甘如醴赤草朱草也秋蝗○冬十月以
季訢為司徒○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
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十一
月晦日食○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畫方丈

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識文多以決定嫌疑
先王之紀述成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聞
蓋天爵性命之聖人所以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聞
出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而圖
稱識記以欺惑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下
又向誤也窮折其事雖有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
明聽發聖意其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然帝不悅
會不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識決之正義然帝
臣不讀法將帝問其故譚曰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
非聖無道病卒范曄曰譚以不善識流久乃得解出為
郡丞道病卒范曄曰譚以不善識流久乃得解出為六安
僅免賈逵能附會致最差貴顯出主以此論學悲哉
覽帝赤伏符二年見建武元年見事謂常見之漢武內傳
君言臣能疑仙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集漢淮南王安抄
天抱朴子論仙篇曰夫作金丹砂成黃金集漢淮南王安抄
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所謂奇偶也
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雙偶猶易所謂奇偶也
猶言方所也非經言識文不合經典南單于比死弟莫立
賜以衣冠及繒綵是後遂以為常

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二月帝崩

於南宮前殿六年十二月帝每旦視朝日及乃罷數引公卿
郎將下論經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問諫
曰陛下有禹湯之自樂而進不為黃老養性之福願
下自寧帝曰禹湯之功臣自樂而進不為黃老養性之福
力舉無過乃退功臣自樂而進不為黃老養性之福願
特經王莽入宮省與舊僚無存別意正色橫劍殿階扶下
官屬出入奏遺謁者百僚無別意正色橫劍殿階扶下
以朝明尊卑入宮省與舊僚無存別意正色橫劍殿階扶下
唯朝明尊卑入宮省與舊僚無存別意正色橫劍殿階扶下
哀而作飛書及郭后黜稱大鴻臚郭况然山陽諸王并
其無罪被發及郭后黜稱大鴻臚郭况然山陽諸王并
高祖起霜亭長及郭后黜稱大鴻臚郭况然山陽諸王并
當為秋霜亭長及郭后黜稱大鴻臚郭况然山陽諸王并
所望帝何况王無為下與主崩即問其使封宮書上
之明理帝以荆王母彊得書惶怖即問其使封宮書上
之義案光武本紀注護送也白水鄉名止河春宮書上
陽縣案光武本紀注護送也白水鄉名止河春宮書上
水是也當為秋霜亭長及郭后黜稱大鴻臚郭况然山陽
當為此也當為秋霜亭長及郭后黜稱大鴻臚郭况然山陽
子莊即位尊皇太后曰皇太后○二月葬原陵○

死而致死之仁而不可為也... 夏五月大傅高密侯鄧禹卒... 東海王彊卒... 王彊病上遣侍醫乘驛視疾... 諸魯省疾戊寅彊薨臨終上疏謝恩言身既夭命孤弱復

武等擊羌破之... 祭彤討烏桓大破之... 罷綠邊... 秋七月馬... 武等擊羌破之... 祭彤討烏桓大破之... 罷綠邊... 秋七月馬... 武等擊羌破之... 祭彤討烏桓大破之... 罷綠邊... 秋七月馬...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 玉佩登靈臺望雲物... 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 玉佩登靈臺望雲物... 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 玉佩登靈臺望雲物... 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紀

卒

屯兵

武等

祭彤

烏桓

大破

之

罷綠

邊

秋

七月

馬

好時

侯耿

奔

冬

十月

三

冬

十月

三

庚申

字榮傳哀宏漢紀獨言桓榮不
 身養去聲供也漢紀劉其養之
 禮之祭祀每祭先王奏其禮儀
 而致仕也若難去聲舉則必賜
 而前進也首山徐廣曰舉而難
 謂薄山也首山徐廣曰舉而難
 陽山在陝州多山襄山一名雷
 名以言其專於分章析句之學
 曰句言其專於分章析句之學
 門各與注云一經中山王焉就國
 者各與注云一經中山王焉就國
 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
 九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
 澤俱集覽氏陰郭氏帝如長安○十一月遣使者以

中寧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是月還宮

三年春二月大尉憲司徒詵免以郭丹為司徒

虞延為太尉○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烜為皇

太子

後援之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
 位為貴人時後同禮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
 慈愛始是盡心撫育勞悴過常於所生太子亦但患養不至耳
 不司其奏立長秋宮見帝每加慰納若皇太子亦但患養不至耳
 宮司其奏立長秋宮見帝每加慰納若皇太子亦但患養不至耳

於雲臺集覽帝思中焉其難平音病平圖書中興功臣
 茂冠尙傳後帝思中焉其難平音病平圖書中興功臣
 丹萬脩蓋延邛彭聖鐙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尊李忠景
 王常李通寶融卓茂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
 人馬接以械房之親獨不與焉夏六月有星孛于天
 而罷之集覽天星在大陵北一日天船有九○大起北宮既

而罷之集覽天星在大陵北一日天船有九○大起北宮既
 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

防通作坊記經解曰以舊坊為無所
賢殺之者注坊音房本又作防
于賓攻莎車王

用而壞之者注坊音房本又作防
賢殺之者注坊音房本又作防

為王賢率諸國兵擊之於大為休莫霸
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

于賓王廣德將諸國兵圍于賓廣德請降莎車王賢殺之并其國

武帝元狩元年武帝元鼎二年子賓注見

五年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滿東平王蒼自以

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

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退就藩國梓甚懇切

長史為市平大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驃騎冬十

月帝如鄴是月還宮十一月比匈奴寇五原

雲中匈奴單于擊却之十一月安國是會擊卒融年老

誕多不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孀利陰太后詔令六安侯

劉野去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孀利陰太后詔令六安侯

官諸寶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融尋薨

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宣皆下獄死父之詔還融夫

人與小孫一集覽二安注見秦

人與小孫一集覽二安注見秦

六年春二月王維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詔

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

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

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問者章奏頗多浮

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詔子

子甲

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光烈皇后

亥癸

北單于求合市許之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

子甲

許以宋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

子甲

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設柵穿而猶多傷害均下

子甲

害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

為言也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父將自苦之乃
可言耳未及言會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閉者郵府督郵官名主諸縣尉負郵以錄事參軍代之
始曰後漢有郡主簿亦曰督郵隋以錄事參軍代之
稽其府門示無事也

丑乙

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以虞延為司徒○以吳
棠為度遼將軍

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
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
須卜使人乃上虜令遣兵更置大將以軍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
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
屯五原

州郡有曼柏縣案五原今勝秋大水四郡大水冬十月詔
聽有罪亡命者贖

助仁贖德諸罪國相曰託在藩輔遇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
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戎有神其名曰佛因遣
仁贖德諸罪國相曰託在藩輔遇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

使宗貴慈悲不殺以得為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
為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者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
行大之術圖其英形像而王公其道者號曰沙門於中國
始傳其術曰王圖英形像而王公其道者號曰沙門於中國
貴人獨曰楚王圖英形像而王公其道者號曰沙門於中國
梵語也又謂之鳥波索迦秦言名僧精於勤息無為也梵
名清信士漢言息也如秦言名僧精於勤息無為也梵
通曰沙門漢言息也如秦言名僧精於勤息無為也梵
云善覺佛列子曰西門息也如秦言名僧精於勤息無為也
佛經曰佛覺一切種智降神於西域如維摩淨飯王宮摩耶
人剖右脅而生天竺身毒是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
見武帝元狩元年身毒是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
復以示百官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不自引咎以
所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
點前戒疎然致息耳以鄭眾為軍司馬初鄭眾為使北
忍薄德而致息耳以鄭眾為軍司馬初鄭眾為使北
凶奴單于欲令眾拜眾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然雖遣

寅丙

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使入貢而冠鈔不息邊城書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眾
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當揚漢和親者欲以離南單于
之眾歸化者足目之也又當揚漢和親者欲以離南單于
城復舊自化者足目之也又當揚漢和親者欲以離南單于
便復舊自化者足目之也又當揚漢和親者欲以離南單于
敢復舊自化者足目之也又當揚漢和親者欲以離南單于
具知復舊自化者足目之也又當揚漢和親者欲以離南單于
重雖知復舊自化者足目之也又當揚漢和親者欲以離南單于
使不為匈奴拜單于志恨遣兵圍臣今復街命必見臣前奉
臣諫大漢之疆帝不聽對會不獨拜臣今復街命必見臣前奉
有損與切責眾追還帝不聽對會不獨拜臣今復街命必見臣前奉
乃復與單于爭禮馬之狀集覽注要致要平聲劫也三
漢揚者稱說也駭議漢雜事曰駭見哀帝元壽二
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駭議駭者執意不天回猶如
色之問雜也謂度遠將軍吳榮

治司隸校尉各一人與計借上及吏視事三歲以上
歲上墨綬長史各一人與計借上及吏視事三歲以上
綴其中治狀尤異者每歲各貢一人治狀尤異者每歲各貢一人

卯丁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國除

乎眾人之上者與計借五年大有年集覽大有年注見唐
上注見武帝元光五年大有年集覽大有年注見唐
匈奴遣子入學集覽帝宗尚儒學自皇太子受經及
戒樊氏郭氏高氏授其業自期門羽林宮號四姓小侯置
五經師搜選高氏授其業自期門羽林宮號四姓小侯置
亦遣子入學集覽帝宗尚儒學自皇太子受經及
其義

復可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自繫獄帝加恩不考
十其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自繫獄帝加恩不考
極其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自繫獄帝加恩不考
之其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自繫獄帝加恩不考
竟其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自繫獄帝加恩不考
敢其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自繫獄帝加恩不考
心其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自繫獄帝加恩不考
是加其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自繫獄帝加恩不考
自殺國除集覽臣屬吏如令臣等專誅而臣妾所部
官不殺國除集覽臣屬吏如令臣等專誅而臣妾所部

竹反召君親無將而必誅公羊傳莊三十二年公以病將
死召君親無將而必誅公羊傳莊三十二年公以病將
及君召君親無將而必誅公羊傳莊三十二年公以病將
和藥飲之知矣季子曰吾將焉致乎魯國公子牙謂我曰魯一
主牙實欲自牙飲而死公曰是將為亂乎爾君親無將而必
師言將自是君也又昭元年陳侯之弟無將如字下將而
通傳曰人臣無將也又昭元年陳侯之弟無將如字下將而
其意有夏閏四月帝如南陽作雅幸南陽召鹿鳴帝自御
以填嘉實之集覽雅樂注見梁武帝天監元年鹿鳴詩小雅
喧池仲本作壘詩何人斯篇伯氏吹壘仲氏吹壘上平底形似
傳伯仲兄弟也壘詩何人斯篇伯氏吹壘仲氏吹壘上平底形似
三寸七孔一篋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八孔圍如鵝子銚上平底形似
○以丁鴻為侍中初陵陽侯丁繡卒子鴻當襲封上
挂表經於家廬而逃去友人病讓國於繡弟鴻不報既葬乃
曰昔伯夷不食吳札亂出權行故得申其志目今子以兄弟私
恩而經不夷札亂出權行故得申其志目今子以兄弟私
孤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微鴻為侍中齊東海夷齊亦不
肯立而逃正義曰孤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微鴻為侍中齊東海夷齊亦不

辰戌

白姓墨氏應劭曰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索隱曰孤竹
君是殷湯所封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或
作允字公信反齊名錢或作智字公達夷齊諡也伯叔少
長之字也地志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吳札春秋吳王壽
夢有子四地志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吳札春秋吳王壽
立長子緒樊攝行國事壽夢卒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札
遂棄其室而耕

十一 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蒼與諸王俱來朝
歸宮後然樂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歸國帝臨送
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別之後
采菽以增勤自日者問東平王更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
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腹矣今送列侯印十枚諸王為善
年五歲已能趨集覽伏軾伏馬也載車前橫板隆起者
拜者皆令帶之集覽伏軾伏馬也載車前橫板隆起者
諸侯往日也也要腹要讀為腰背之腰者
猶言往日也也要腹要讀為腰背之腰者

巳巳

十一 年春哀牢內附 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
集覽哀牢南夷種名居于牢山明帝時置為縣屬永昌郡其
夏四月修汴渠隄 汴水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
夏四月修汴渠隄 汴水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
夏四月修汴渠隄 汴水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

儀今樂後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
 浸四月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景能治汴渠
 夏四月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景能治汴渠
 自築陽東至千乘海千餘里十將作謁者王景能治汴渠
 注無復遺漏之患計田之水陳留後儀縣陰溝而儀梁惠王
 設費於此猶以行百圍田之水陳留後儀縣陰溝而儀梁惠王
 儀於渠堤鄆道元云汴水出陳留後儀縣陰溝而儀梁惠王
 東門入泗水嘉陽志云汴水出陳留後儀縣陰溝而儀梁惠王
 石帝湯在嘉陽志云汴水出陳留後儀縣陰溝而儀梁惠王
 成其謂也千乘注見周赧王三十一武時以朝地置四郡
 也注謂也千乘注見周赧王三十一武時以朝地置四郡
 灌浸也秋七月司空棻罷以牟融為司空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復其舊跡冬十月晦日食
 ○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楚王英與方士
 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願忠等造作圖
 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與漁陽王平願忠等造作圖
 親不忍主者一月發英徙丹陽後勿上擊湯邑五百戶男
 女為侯主者一月發英徙丹陽後勿上擊湯邑五百戶男
 覽謂以其邑之賦稅供湯沐之具訖王制方伯為朝天子

皆反有湯沐之邑注給齊成自黎濟之川浴用湯沐用潘潘芳
 袁反有湯沐之邑注給齊成自黎濟之川浴用湯沐用潘潘芳
 十四年春二月司徒延有罪自殺夏四月以邢穆為司
 徒故楚王英自殺禮葬於滎陽
 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死徒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
 郡豪傑及考案吏阿州坐死徒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
 千人英陰疏天下百餘人詣廷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
 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
 大半唯門下掾陸績主簿梁宏功曹史動不勝掠治死者
 肉消爛無異鮮母自來維陽作食動不勝掠治死者
 鮮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肉未嘗不方
 來寸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
 以寸為度引故知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
 忠王平為度引故知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
 侯劉建等一辭未嘗入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澤侯皆曲成
 諸所連及建等一辭未嘗入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澤侯皆曲成
 其究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明
 如其帝乃言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明
 如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

海內引法朗曰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
方引法朗曰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
汗染人上何不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考事自知當不誠冀陛下
反為罪人訟見考故知在事者咸共言所以妖惡大故臣子所宜
齊寤而今已臣不見考故知在事者咸共言所以妖惡大故臣子所宜
同疾公卿之臣不見考故知在事者咸共言所以妖惡大故臣子所宜
百族公卿之臣不見考故知在事者咸共言所以妖惡大故臣子所宜
九族公卿之臣不見考故知在事者咸共言所以妖惡大故臣子所宜
而仰無帝意莫不詔其多無後幸甚及其言者舍口雖不言
誠死理無帝意莫不詔其多無後幸甚及其言者舍口雖不言
囚徒無帝意莫不詔其多無後幸甚及其言者舍口雖不言
令表安帝言千餘人然感悟即入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
其法與同罪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
也遂分列具奏帝感悟即入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
報許得草也如野葛餘家即入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
害今簡川是屬成都府復澤之類如木也通鑑曰與手以相及
安外有漢郡是屬成都府復澤之類如木也通鑑曰與手以相及
縣等物色獨問忠平建色者物色以問也先郡成或建城以
未嘗逆各反錯或作錯也物色以問也先郡成或建城以
反嘗逆各反錯或作錯也物色以問也先郡成或建城以

申壬

本傳注錯僻倉卒也錯千故反憚古曰故反故悟
亦作憚與不也故反也錄因錄聲之古曰故反故悟
有冤滯與不也故反也錄因錄聲之古曰故反故悟
意省也其文遂爲思慮失其源矣韻會通有錄字注
慮初作壽陵制縣括地志云兗州邑今濟州初作壽
陵而祭掃敢有肺精而巳過百唯四時也置吏卒數人
供給灑掃敢有肺精而巳過百唯四時也置吏卒數人
者以禮議宗廟法從事

集覽謂之水孟肺精也置吏卒數人

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

孔子宅 幸孔子宅 命皇太子 諸王 封皇子六人為王

子恭為鉅鹿王 黨為樂成王 術為下邳王 暢為汝南王 昞

為常山王 長為濟陰王 帝親定其封域 裁令半楚 淮陽 馬

后曰宜諸子先帝封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我

言曰宜諸子先帝封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我

將兵屯涼州 親侯者 射虎 貴中郎將 馬 廖 左 衽 之 屬 故

事乃使秉忠等共議之 耿秉曰昔者匈奴將馬廖左衽之屬故

宜禾故城在晉昌縣漢宜禾都尉所居絕其注見武帝元
朔六年左賢王比史魏太武帝伐柔然特進弱水西
山匈奴中在漢北案以奢反字或作涂使假司馬
帝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
行到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
官到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
也超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
惶恐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
三勇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今勇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之使到與共飲酒因激怒即發如令曹與胡安會
匈死骸生從司馬豺狼食矣為之敬即何官屬子
有因地死生從司馬豺狼食矣為之敬即何官屬子
成此因夜以火則善破騰使功成事知我虎穴不
怒名曰吉勇則善破騰使功成事知我虎穴不
所名曰吉勇則善破騰使功成事知我虎穴不
大呼風人超令壯士也於今騰使功成事知我虎
衆驚亂人超令壯士也於今騰使功成事知我虎
知其百許人超令壯士也於今騰使功成事知我虎
知其百許人超令壯士也於今騰使功成事知我虎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於自今以善王廣以勇使首示一國震怖超告以漢
德自今以善王廣以勇使首示一國震怖超告以漢
子為貨還如復使何故不實今將益其兵超願無二
令遂前功固復使何故不實今將益其兵超願無二
不虞多益為累日既全于貴黃德禮意甚踈以何我
使監護其益為累日既全于貴黃德禮意甚踈以何我
言神怒何故欲向漢請馬超密知其報許之而令
遣國相私來此欲向漢請馬超密知其報許之而令
來取馬有頃平超即德素聞起私來比善下因鎮撫
首送馬德因責讓之超即德素聞起私來比善下因鎮
恐即殺匈奴使若而帝天漢二六年王以善下因鎮
諸國殺匈奴使若而帝天漢二六年王以善下因鎮
廣其從軍職條謀議善王黃也拘泥文法未脫流俗
文俗吏初夜名猶言初更時為賢也注見周顯王四
馬軍司馬大將軍之屬官有司馬注見周顯王四
反心自修大將軍之屬官有司馬注見周顯王四
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
姬兄謝弁及姊婿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者甚眾
案駿弁光及司徒那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徒者甚眾

夏

月晦日食。以王敏為司徒。秋七月徙淮陽。

王延為阜陵王。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延為阜陵王。上以延罪。王延為阜陵王。上以延罪。

北匈奴大入雲中。拒之。吏以入雲中。欲移書侯都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燹火。營中。星列。雲黃。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尊食。注見。光武。建武。武。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死。

案曆明曰。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日。露。於。陵。樹。帝。令。百。官。來。取。以。吉。會。甲。帝。從。席。前。代。御。淋。視。大。光。武。及。上。皆。愛。感。動。悲。涕。仰。視。北。海。王。陸。卒。之。嘗。遣。中。大。夫。武。及。上。皆。愛。賀。召。而。謂。之。仰。視。北。海。王。陸。卒。之。嘗。遣。中。大。夫。武。及。上。皆。愛。大。王。忠。孝。慈。之。仁。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曰。對。使。者。曰。我。意。哀。情。嗚。呼。是。時。准。也。之。行。也。夫。其。對。以。孤。孽。爵。以。來。志。此。司。徒。敏。卒。以。鮑。昱。為。司。徒。白。狼。等。國。入。貢。

戊甲

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上常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出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出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出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出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出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出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出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出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出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等國入貢。

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擊
紀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義曰賜天下男爵人二級三級老孝弟力田人
人賣與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

域都護戊巳校尉

遺奉車都尉劉張出敦煌馬都尉擊西
騎都尉劉張出敦煌馬都尉擊西

域乘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
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道遠山前王即後王之
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前王即後王之
乘而為先請行前乃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苦
身數千日請行前乃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苦
將以詣固其後安得裴布走車師而乘脫帽固
西城都護及戊巳校尉命遂定車師而乘脫帽固
尉屯後王部金蒲城尉命遂定車師而乘脫帽固
為巴校尉屯前王部金蒲城尉命遂定車師而乘脫帽固
泉山有石室王母臺史記注肅州敦煌朝至縣有
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史記注肅州敦煌朝至縣有
禹本紀注金城臨羌縣有昆侖山周穆王西王母
其河源所出也又崑崙注見隋書大業三年請
書項籍傳使司馬欣將秦軍行前注置前而王名
傳臣宜當矢石啓前行注行下郎反安得從王名

乙亥 十八年春二月竇固軍還 ○北匈奴擊車師後

王安得殺之遂攻戊巳校尉耿恭擊却之

北單于遣

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得兵三百人
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耿恭遣司馬得兵三百人
以毒藥所創皆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十管者必
天者相創皆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十管者必
如震怖相創皆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十管者必
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

景

秋八月帝崩

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

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
陶公之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後千
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
反支日不章章為政之意乎於是
拘以禁忌章精為曉舊典久當遷
為用是少吏精為曉舊典久當遷
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正殿也便殿寢側之別室古曰謂更衣也為子求郎向絕為

其子求為郎官也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郎官上應列宿
注見桓帝而延熹七年大徵積星名為郎位公車注見文帝
三年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
支寅卯朔五日反支
支丑朔六日反支

后葬顯節陵○冬十月以趙熹為太傅牟融為

太子旦即位尊皇后曰皇太

太尉並錄尚書事集覽○十一月

以第五倫為司空

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

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

之馬者謂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

率屬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餘數千人單

于知某已困欲以降之遣使招恭恭誘死之餘數千人單

之多謂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

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

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化塞為寇陛下

何寡弱力將又一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已將精騎二千

其寡弱力將又一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已將精騎二千

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諸王蒙軍南接發張掖是月晦

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與合七千餘人以發張掖是月晦

日食○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

校尉為太中郎將光為越騎

士爭赴家凶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身交結冠蓋其

害于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決明帝即位竟

多誅之今校尉防以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書曰臣無身交結冠蓋其

不單給羊又聞日亦遺其在離中者錢各五千知與不校尉

義皇恐不取不百頭米四言此欲以上臣思下為不應校尉

也集覽越騎校尉之稱故謂軍如淳曰越人為一校尉者候也校尉古曰

乃越騎校尉之主極三輔衣冠三輔注見武帝征和元年衣冠

謂士大夫也（知與不知謂無問）大旱

素相和與不（指知比皆謂賙之）

考異 二二年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斬之（據）

年書將軍鄧奉反而此上文書（征則下當書奉降誅之誤作斬）四年遣耿弇祭遵等

討張豐斬之弇遂進擊彭寵（據）彭寵反二二年書漁陽太守

太守張豐反則此斬字（當作誅擊字當作討）五年封奴為不義侯（提要有此）

郭伋為漁陽太守（此當書入寇與元朔）徵虺士

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按光本姓莊後避明帝諱）

注莊助元狩五年書莊（光傳錄誤耳）六年吳漢等拔

胸斬董憲龐萌（據前書將軍龐萌反此）五月還宮

提要月下有帝字據（間無異事帝字當省）隗囂遣兵下隴馮異祭遵擊

破之○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據前書）

後書討隗絕此二條（擊字伐字並當作討）九年封陰就為宣恩侯（據）

書封陰貴（人第就）十四年莎車（獻請置都護）

提要滿（置字）太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十七年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提要）

王八（字）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趾（文徵測徵貳書）

斬則此不（當書）十九年妖賊單臣等據原武夏四月臧

宮破斬之（據）六月廢皇太子彊為

東海王（建初）七年書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皆省皇字）二

十四年遣馬援征武陵蠻（按）征伐列用兵於臣子

夷狄曰伐曰攻曰擊據（前年書武陵）一十五年南單

于擊北單于（要）北單于（作北匈奴）一十六年南單

于擊北單于（要）北單于（作北匈奴）一十六年南單

于擊北單于（要）北單于（作北匈奴）一十六年南單

于擊北單于（要）北單于（作北匈奴）一十六年南單

于擊北單于（要）北單于（作北匈奴）一十六年南單

並漏句 一二年燒當羌反遣兵擊之敗沒冬復遣

馬武等討之提要無等字討字明帝永平元年祭

形討烏桓大破之此討字亦五年安豐侯竇融

卒提要此句上有七年北單于求合市此上漏句

八年冬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據分注帝聞西

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書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

當書遣使之天竺求其書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

置於鴻臚寺竊考後魏孝明神龜元年遣使如西域求佛

書綱目大書示戒又觀歷代宗信異端如晉成於內殿後秦

姚興弘始七年以佛孝武羅什為國師後魏文成於內殿後秦

親講佛書作永明閑居寺梁武帝明熙平元年長干塔中大同元

帝泰始七年身於同泰寺梁武帝明熙平元年長干塔中大同元

年講佛書於同泰寺梁武帝明熙平元年長干塔中大同元

門陳武帝永定二年捨身於大宣帝天保六年以道士為沙

高祖武德九年罷沙汰僧道高宗顯慶二年遣天竺方士

歸國中宗嗣聖二年太后永泰元年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大曆二年作章敬寺三年幸章敬寺度僧尼宣宗大中元

武宗會昌六年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宣宗大中元

年教復發寺蘇宗咸通三年置戒壇度僧尼宣宗大中元

明帝求佛書啓豐端迎佛骨凡若此者綱目莫不悉書況漢

矣宋子咸興詩云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蓋嫉之甚矣

也 十三年十一月魏王英有罪廢徙丹陽提要無

三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下文漏還宮與封皇子

六人為王皇字美按尊立例注曰封立之命出於天子

子其則此當書曰立

子恭等六人為王

不書寇與元朔三

年劫奴入代郡同

尉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則此當從提要

戊校尉耿恭誤作已北匈奴圍已校尉閼寵已誤

十七年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

十六年北匈奴大入雲中

十八年遂攻

尉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則此當從提要

尉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則此當從提要

尉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則此當從提要

作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
以下當有舅字據分注馬廖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
官此當書舅以著外戚權執之隆刊本誤漏舅字

資治通鑑綱目第九

馬

